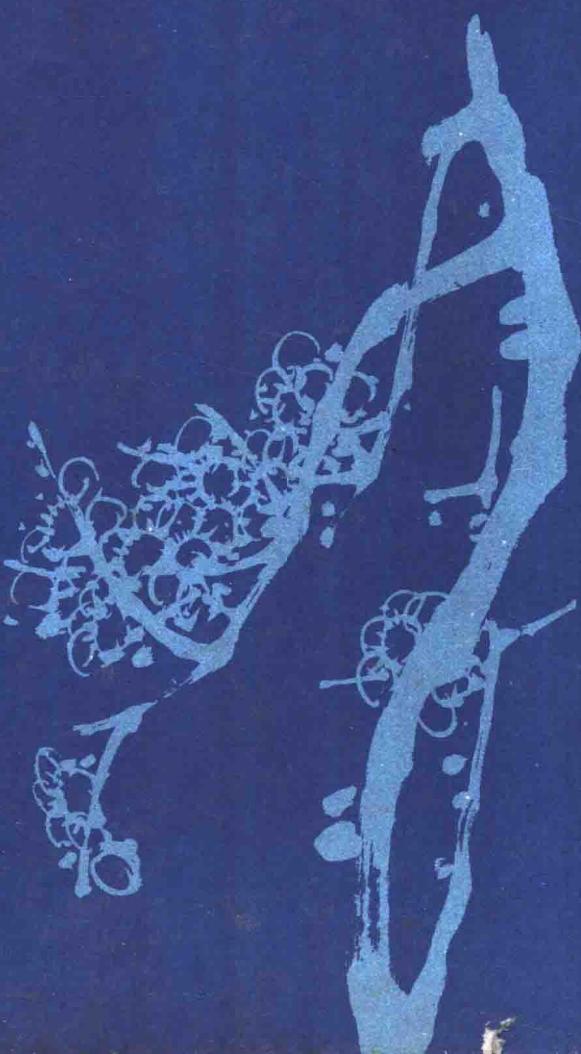


行草千唐詩六十首

魏平书



重庆出版社

行者十首詩

魏宇平  
重庆出版社

封面设计：朱宣咸

行草唐诗六十首      魏字平  书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8 印张 4 2/3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1,800

---

书号：7114·28      定价：0.68元

## 序

我认识宇平和一直珍视着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四十年了，但认识和喜爱他的书法，却不过十来年。这倒不是因为我随着年岁的增添提高了对书法艺术的辨识力，老实说，我虽然从少年时代起就喜爱书画，但直到老年仍是个门外汉，而是因为宇平的书法之显出吸引人的独特风格，还不过是三十多年的事。

宇平生在贵州印江的一个所谓书香门第家庭，出身确然不好。他却能摆脱那个封建旧家的坏影响，从一个浊世佳公子投身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一个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同时他又继承了书法家风、练就了一手书写本领。

据说他家几代人都擅长书法，而尤以其已故长兄羽髯（经略）的字，蜚声黔省，并驰名西南。至今仍留存在青城日观亭上那副融颜入碑，遒劲挺拔的楹联：“弥天宿雾收万象正恢飞动意，一 日凌云出群山齐失自高心。”就出自羽髯之手。

贵州印江，是有名的书法之乡，清代以来，名书法家辈出。北京“颐和园”匾额的书写者严寅亮，参加过“公车上书”的廖西山，擅行书的周以相、王道行都是印江人。另外，象清末民初

擅长各体书法的潘鹤臣和擅草书的吴漫卿等，也出自印江。

乡风家学，耳濡目染，对宇平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四十年代，我初识宇平时，就听说他写得一手好字，见到他写的字时，我也觉得很有点临摹功底。写赵字，酷似赵字；临魏碑，颇饶碑意。如此而已。说实话，当年并不曾引起我特殊的兴趣。

十年动乱后期，无穷无尽的清规戒律已日久玩生的时候，朋友之间渐渐有些走动了，我也偶尔去看看宇平。其时，他正埋头研读屈子离骚，稼轩豪词和夕山浩歌。我们就常常怀着景慕的心情，议论研讨起诸先贤文与行来。轩窗外是风风雨雨，斗室中却热气腾腾，倒很予人以籍慰。

在他的屋角积着一大堆废报纸。我发现废报纸上密密麻麻满是字迹。原来他在闲置中不仅勤读，而且勤写。我这才察觉他的书法已大异曩昔。既跳出赵家藩篱，又不死拘于碑字圭臬；似晴皋之放，复具板桥之劲，潇洒而内敛，独特的韵味使我感到这才真真实实是宇平自己的手笔，引起了我的爱好和珍视。一个阔别多年的老朋友重逢时谈到四十年前匆匆别时没有来得及索取宇平的字，感到十分遗憾。我却以为那是可以不必遗憾的。倒是老友们如果没有他现时写的字，才应该感到遗憾。

是在『四人帮』垮台前夕，我听说宇平买到一套两函十二册的《三希堂法帖》。一天，我去看他，更为了看看这部名贵字帖。他很抱歉地说：『没有了。』我问：『你不是买下这部帖吗？』他回答：『是买了，但没有留下。』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来令人惭愧。卖者是个写手，也是个爱帖如命的人。只为莫名其妙的坎坷遭遇，一时陷入经济困境，不得已才忍痛割爱。因此，

我买下后又将原帖送还他了。』一席话驱掉了我扫兴之情，带着会心的微笑，我欣然告辞而去。后来我还听说他曾将好几本精拓字帖和不少家藏的拓片分赠给一些爱好书法的青年，以助其学。

当我再度品赏起宇平为我写的条幅时，我顿觉又深一层体察到字的外朴内秀的气韵。

去年，宇平参加澳大利亚广播电台主办的国际书法比赛获奖。在一万多与赛者中，评列在共取五十名之内。消息传来，友辈都为之高兴，向他祝贺。这之后，有许久不见宇平来了。这不由我不联想起我曾遇到过的一种人来。在寒微之时，他确也表现出颇有一番与民同甘苦的耿耿赤诚。但一朝小有了名气，身价无端就陡高起来，高到千百人之上。大有无碧纱之供不为文，非名流高位不与交之慨。甚则非四轮滚滚不行，无沙发浴盆不居；开会必踞台上，合影要坐前排。于是，旧日寒微时的友伴，只好退避三舍，让他独个儿飞升去了。对泛泛之交的这种变化，可以不必介意，但对多年知交，就难免要怅惘莫名了。

不两天，我有事上街。一时间，满街都贴遍了标语。别致的设计和秀挺的字迹吸引着我。就近一看，原来都是宇平的手笔。我顿时感到自愧，深悔不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天，我就去看他。他正磨墨铺纸，准备为一个小小学校写教学用的音序表。我一进门就玩笑地说：『书法家写标语，又写学生音序表，牛刀割鸡了！』他却认真地回答说：『不能割鸡的牛刀，怕是未必能顺利杀牛哩！』他一边写音序表，一边和我谈论起『逐名』和『务实』的问题来。我边听他说，边看他写，忽然觉得这些字更平易近人，给我以分外亲切之感。

近年以来，向宇平索字的人更多了，他还常常参加一些书法展览和交流活动，但他都有求必应而又认真对待。去年，接受日本东京都书法家竹田纯子女士的建议，和她交流书法；今年初夏在重庆博物馆和日本书艺院书法代表团梅舒适、江口大象等著名书法家交流书法，都曾受到对方的赞赏。的确，赞誉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在一片喝采声中，宇平却常拿手书来听我吹毛求疵。尽管有时我也觉得有些挑剔过分的时候，他仍是和颜悦色地听了下去。

前几天，宇平来告诉我，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书帖，他带来了他的手稿，是写的六十首唐诗。我仔细翻看了一遍。都是脍炙人口的唐人诗句，是以秀劲的行草写的。用笔朴而不拙，秀而不媚，无雕去饰，气韵天真，看来令人悦目赏心。当交还手稿时，他却大出我意料而又确实很认真地要我为这本帖写篇序言。这真使我困惑了。我想，大概是出于他直率的习性，以为求诸无名之辈，取舍自如，免得被动，才让我这个无名的门外汉来为他的第一本书帖写序吧。我终于冒然答应下来，随笔写下这絮絮叨叨无关书法宗旨的闲话，又信笔胡诌一绝，以赠宇平，并求教于赏帖诸同志：

云动山峨暖暖风，  
落花流水自恢宏。

十年辣苦酸甜意，

尽在平横竖直中。

杨钟岫

一九八二、七、五、

行草唐詩六十首

望月懷遠

張九齡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無盡處  
此物最相思  
在  
長安  
此  
時  
何  
不  
把  
酒  
對  
月  
歌  
一  
聲

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送君不觉苦，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  
儿女共沾巾。

王勃咏蝉

駢寶玉

西風聲遠颺南冠  
萬里深不收  
雲山冥冥牛馬嘶  
日暮蕭蕭霜雪秋  
誰道風多鶯易沉  
無人作高  
深誰有志予心

次北固山下

王濬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東流

平雨岸閑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  
霞江岸入青多宿雨何無色  
鶯飛遙陽色

山居秋暝

王維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

女道勤下漁舟忙  
意入山中芳歇  
王叔可題

慈母手中雲綿薄  
連陽水葉一絲絛  
綠蕪征南好音韻  
十載師恩深  
懷此在心共葉老去悲時移立  
三十秋  
靜輕生一念如花江潭

上日齊物行之

錢別王十一南越

劉長卿

望天橫水闊擣手深泥沾巾毛

一江風雨更兼雲共向人長江一

帆盡落日五色山河誰是江湖

上林且然白蘋

臨洞庭上張丞相

孟浩然

八月巴陵水季涵蒸雲太陽生氣萬物

楚澤沒揚光陽生氣濟岸舟楫

端居懷念故山報重鈞多桂子

羨魚情

已於人往

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 过故人庄

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憶君生遠風  
樓仍舊故鄉水  
望盡引舟

送左人

李白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長丁子  
何時回家還  
未有期

去萬里狂馬鳴

夜泊牛渚懷古

李白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一  
片雲

舟中愁何忘懷酒  
將軍余之兵

高詠對人不自嘆  
但能掛帆去

机織爲君絃